

第一
部分

龙之命运

石油的出现，使现代地缘政治与资源政治合二为一，资源地理位置成为国家地缘政治战略的目标所在。石油驱动着大国对外战略的车轮，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格局的变迁。列强们在以石油为主题的世界政治中搏杀。东方巨龙在沉睡中惊醒，中国的命运也被卷入了这一不可违背的历史潮流。石油，逐渐渗入到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曾被孤立的中国也被卷入世界体系的樊篱。今天的中国与世界同呼吸，与石油共命运……

第一章

中国石油的边境线

我们位于欧洲中部。我们至少有三条会遭到攻击的战线，而法国却只有一条东部的国界，俄国只有在西部的边界上有遭到攻击的可能。此外，根据历史整个发展的情况、我们的地理位置以及根据德意志民族的内部联结与其他民族相比也许相当松散这一特点，我们比任何一个别的民族更易遭到别人联合起来对付我们的危险。”

——俾斯麦：《大外交》

印度以它现在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会引动我，我也不相信中间地位是可能的。

——尼赫鲁：《印度的发现》

陈布雷当年替蒋介石写过一本《中国之命运》，据说还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今天，中国发生的变化也许是过去三四百年来世界上最具历史意义的变革。它不仅仅是改变了中国，更是让中国实现了

工业化和市场化，使中国逐渐强盛起来。这也许是过去三四百年的世界史上单一变革中最大的一次。因为，中国经常拒绝或者忽视西方的建议，通过坚持自己的目标，通过有选择地从西方吸取经验，中国因其创造出的可能性，现在反而得到了西方的极大尊重。

大国的命运不仅仅是经济，也不单是政治，而是政治经济转型之后，包含了政治经济整合后文化的先进性。国家和市场关系是一个国家在转型过程中首先考虑到的问题。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讲，学界在总结中国的发展模式时，认为中国采取的是渐进主义，是一种增量改革，尤其在 90 年代以前这种特点最为明显——在不动国有部门的前提下，允许非国有部门大力发展。

回顾 1978 年以来改革开放的历史，我们发现东南沿海省份经济的长足进步离不开国际市场，海外力量持续不断地影响我们的命运。我们当然非常赞成汤因比所说的，一个民族应当加强自身的锻炼和塑造。我们在进入信息时代之后，各种体现速度和效率的机制与机构其实都离不开动力。就像当年的牛顿苦苦思考第一推动力一样，我们的发展并不能全然受限于自身的力量，这个动力一定有它的外部来源。我们的目光要放的足够的远，我们要解决我们的动力问题——石油。

石油离我们的生活有多远？有人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即使在一支玫瑰的背后，也流动着 12 克的石油。因为不管是培育玫瑰的温室、取暖还是肥料等，都离不开石油。也许没有人比日本人更能理解石油意味着什么，因为其 99% 的石油消费都依赖进口，而几乎所有的工业产品甚至日用品都与石油密切相关。

无人否认石油在今天的重要地位，正如美国世界石油问题专家和国际政治专家丹尼尔·耶金在《石油风云》中说，石油提供了构成当代文明的塑料和化学制品，如果世界上的油井突然枯竭，这个文明将会瓦解。

石油——“工业的血液”、“黑色的金子”，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能源，从长远和全球的观点来看，所谓“能源问题”，最重要的就是“石油问题”。然而，中国的石油供应安全问题从不轻松。

1. 被卷入工业世界的中国

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魏源：《海国图志》

公元15世纪初叶，为了向“蛮夷小国”炫耀出大明朝的强盛，郑和率领着数千名中华健儿远赴西洋，但是也就是下了一趟西洋而已，由于国家缺乏对海洋的总体认识和战略规划，中国朝向海洋的时代渐渐地褪去。差不多100年后，欧洲人哥伦布驾着小船开辟了新航路，将西方世界导入了一个新的时代……那些窄小落后的帆船在大明朝的水师眼中是狭小的、落魄的，根本不足以抛头露面去宣威万邦，但正是这些小帆船将欧洲历史的时代推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海洋的时代。15世纪是一个分水岭，从此中华帝国开始放慢步伐，孤立于世界发展的外围，直至被世界抛弃。

黄仁宇在其《万历十五年》中提到，中国文化是亚洲大陆地理的产物，欧美和日本的物质文明则充满了海洋性国家的经验。而其中最大的差别，则是现代先进的国家，以商业的法律作高层机构及低层机构的联系；落后的国家以旧式农村的习惯及结构作为行政的基础。15世纪的中国继续在农业社会的道路上徘徊，而西欧则开始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之一——商业革命。

200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从十五世纪出发》这样描述两

个不同的世界：当清朝盛世里繁荣的苏州市井逐渐沉闷的时候，15世纪的佛罗伦萨市区却充满蓬勃生机；当乾隆皇帝南巡，京杭大运河上旌旗遍布，高呼万岁之时，我们熟知的威尼斯运河已是车水马龙，过往商客络绎不绝；当乾隆皇帝大宴群臣，万民恭贺吾皇万寿无疆，一片歌舞升平之际，亨利八世已经在召开会议，与贵族们商议如何与大陆各国争夺海洋；当万千莘莘学子为求金榜题名、光宗耀祖，终日苦读四书五经，埋头于八股文案之时，意大利的少年们已经捧起了初级算术读本……东西方就此分道扬镳，工业化的西方开始领先于农业化的中国。

“长沟流月去无声”，当明宪宗画着《一团和气图》的时候，遥远的西方，一双双贪婪、剽悍的眼睛正远眺着东方神秘的天空，一个威胁，正悄然滋长。终于，从19世纪开始，发生了我们不堪回首的一幕——大不列颠帝国用鸦片和大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自匈奴被逐后两千年来，第一次有外族人雄赳赳、气昂昂地踏上了中华大地。而此刻的我们，却显得那么的无力，那么的软弱。

此后的近半个世纪，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等，大清朝都一败涂地，留下的是割地赔款的耻辱……1902年法国曾经发行过一张明信片，画面上，八个手持屠刀的外国士兵——象征着蚕食中国的八个国家——正在宰割委顿在地的中国龙，这种场景即使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也让每一个中国人为之流泪震撼。

15世纪郑和下西洋之后中国隔绝了世界，19世纪正在经历工业革命的世界回来侵略了中国。中国为此付出了一个多世纪的沉重代价。19世纪中叶中国开始了被强制工业化、现代化的历程。中国现代化的开端是被人用火枪大炮架在脖子上逼迫的，中华民族重新进入世界体系的过程是痛苦的、充满了屈辱与血泪。然而进入世界体系又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正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在经历了百年列强凌辱的历史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选择了自力更生。“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中国试图依靠自身建立完善的现代工业体系，并发育成熟、壮大实力之后，再出门与列强争锋。在国家强制工业化，自力更生搞建设的开始阶段，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在几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了现代工业的基本架构，赢得了—个奇迹。

曾几何时，铁人王进喜振臂高呼：“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众多英雄们在冰天雪地里为一个理想而奋斗、直至献身。铁人没有食言，大庆油田建起来了，足以让全中国人骄傲。而铁人也真的英年早逝，四十七岁的他带着骄傲与满足离开了我们，那时中国的人均寿命已经超过了六十五岁。时至今日，每一个中国人都会为铁人们瞩目，都会向铁人们致敬。他们和我们的祖先霍去病—样，是封狼居胥的中华英雄。

然而，我们的成功是短暂的，工业体系建立起来之后的继续封闭，错过了向世界市场进军的最好时机。当—海之隔的日本正在利用世界产业布局转移之机迅速重新崛起时，我们却依然隔岸观火。重新封闭的国门使得迅速工业化的成就逐渐褪色，逐渐落后的技术和日益僵化的管理肆意挥霍着我们那来之不易的资源。大量的重复建设，落后于时代的基本技术，完全粗放式的发展模式，过度集中僵化的管理……这一切的一切都使中国付出了代价。重新开放，再次回到那久违的世界体系中就成为中国必然的选择。

重新回到世界的中国让世人惊讶，中国的综合国力在短时间内迅速提升，中国创造了又一个东亚的经济奇迹。

据 2006 年 2 月 23 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字表明，2005 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 18 万亿元，居世界第四。年末外汇储备达到 8189 亿美元，居全球第二。全年进出口额 1422 亿美元，世界排名第三，全年

批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 44001 个，实际使用金额 603 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三，前两位是英国和美国。当然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04 年上半年公布数据，中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生产总值的 12.6%。排在美国和欧盟之后。加入 WTO 后，中国经济对海外市场的依赖持续加深。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一位教授曾经说过，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利益圈正在扩大，无论世界上哪个角落发生大事，都会对中国产生经济和政治影响，甚至危及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与可持续发展。因此我们说树立国家危机意识，对全民进行防范危机的教育并建立相关体制事关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诉求并不为过。中国已经是世界中的中国，世界是包括中国的世界。世界的问题同样会波及到发展中的中国，能源供应的危机就是其中之一。

2. 能源独立的终结

中国的革命和中国的建设，都是依靠发挥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为主，以争取外国援助为辅，这一点也要弄清楚。那种丧失信心，以为自己什么也不行，决定中国命运的不是中国人自己，因而一切依赖外国的援助，这种思想是完全错误的。

——毛泽东：《毛泽东外交文选》，1956

毛泽东的话本意上并非拒绝海外力量。

大国发展到一定程度，自然趋势就是必须有可利用能源的增加。

2002 年 11 月，中国地质科学院在一份题为《未来 20 年中国矿产资源的需求与安全供应问题》的报告中指出，今后 20 年，中国实现工业化，石油、天然气、铜、铝矿产资源累计需求总量至少是目

前储量的 2 ~ 5 倍。未来 20 ~ 30 年内中国现有资源的供应将难以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所作的《国家能源战略的基本构想》也指出，到 2020 年，中国要实现 GDP 翻两番的目标，届时人均 GDP 超过 3000 美元。这一时期是实现工业化的关键时期，也是经济结构、城市化水平、居民消费结构发生明显变化的阶段。反映到能源领域，我国面对的情况要比发达国家在同一历史时期经历的情况复杂得多。

目前，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发展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本国的能源安全。1993 年中国成为世界石油净进口国以来，对世界石油的需求正不断上升。国际能源机构公布的数据称，到 2030 年中国进口石油占石油总需求的百分比将从 2002 年的 34% 激增至 80% 以上。如何保证中国未来的能源供应，保持能源运输管道的畅通，保障中国的能源安全，已经成为媒体相当关注的一个话题。

数字不能说明一切，但数字至少可以告诉我们在朝哪个方向发展。

从 1990 年到 1996 年，中国的经济就令人吃惊地增长了 93%。这种增长反过来又产生出对汽车、家用电器和其他消费产品的爆炸性需求。1985 年每 5 户中国城市家庭拥有的彩电还不到一台，而到 1998 年，平均每户所有的彩电已不止一台。同期，拥有一台电冰箱的家庭户数也从 7% 跳跃到了 73%……

根据美国能源部的预测，在 1997 年到 2020 年间，中国的能源消耗将每年大约增加 4.3%——大约为欧洲和美国的生长率的 4 倍。这将带来石油消耗增加 150%。

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石油消费量显著增加。经济快速增长将促使中国石油需求量年均递增 12%。近 10 年来，我国的石油消费年均增长率达到 7%，而同期石油产量的年均增长速度仅为 1.8%，油气供给形势十分严峻。美国中央情报局 2000 年底发表一

项报告称，2015年世界原油需求量将由1999年的每天7500万桶上升为1亿桶，其中增量的1/3将出口到中国。

跨入21世纪，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买家之一。从国内国际勘探情况来看，油气资源仍然处于稳定增长期，并没有进入衰退期，但在国内，石油生产的增长乏力早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2004年，中国的石油进口量突破1亿吨。而面对50%的进口石油来自动荡的中东地区的事实，中国的石油安全形势令人不安。中国寻求稳定的石油供应的努力正在重塑全球能源格局。

形势更严峻的是，中国2003年的石油消耗量达到2.5亿吨，其中进口量为9112万吨，石油进口依存度已达35%。

石油的依存度问题经常是我们判断能源独立性的一个重要指标。一般来说，石油地缘政治十分注重石油供应安全的两个关键指标，即石油进口依存度和石油供应脆弱性。石油进口依存度，是指进口量在总需求或消费量中的份额，这在许多情况下被作为衡量一个国家石油供应安全程度的标准。石油进口依存度越高，石油供应的安全性就越低。然而，尽管进口依存度可以反映石油供应的安全状况，如果在进口来源上过分依赖某一个产油国或某一个产油地区，特别是政治上不稳定的石油生产国和输出国地区，就有可能面临石油供应不安全的危险。这种风险成为石油供应的脆弱性。

美国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石油依赖程度，从数据上看远远超过中国，但美国对世界事务的外交和军事的影响力也高于中国，因此，美国能源安全的风险系数则同样小于中国。

今后世界石油市场的供求变化、暂时和局部的短缺、油价的异常波动以及政治动荡等，势必会对我国石油供给产生巨大冲击，进而危及国家经济安全。因此，石油安全问题已成为一个影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问题。

3. 谁来供应中国

和西方打交道的并不是一个惰性十足的，被动的中国，而是一个长期以来自身经历着重要变化的中国，一个充满最基本的矛盾与冲突的中国，这个中国，从自身的情况出发加以观察，绝非离奇古怪，充满异国情调的国度，而是由真实的人所组成，他们和任何社会中的人一样，日夜思考的棘手问题是如何在一个严厉、苛刻、往往是不可理解的世界中生存下去。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

1995年的时候，美国学者约翰·布朗写过一本小书，名字叫《谁来养活中国》，认为人口不断增长的中国将使世界挨饿。

从1994年的墨西哥到1997年的东南亚与1998年的俄罗斯再到今日的阿根廷，它们都已彰显出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1997年的《萧条经济学的回归》的论点：“从本质上看，它意味着两代人以来，宏观经济需求管理方面第一次出现问题，即私人支出不足以利用现有的生产能力，越来越大地成为世界大部分地区通向繁荣的障碍。”

然而，中国是个例外。

正如美国哈佛国际事务中心的罗伯特·哈尔伯格教授认为的，粮食问题是我们面临的重大国际问题之一。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无论现在还是将来，世界粮食体系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不是在中国，而是在南亚和非洲，特别是在非洲。

而赫德森研究所的丹尼斯·埃佛里则很明确，中国对世界的粮食体系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中国的经济规模正迅速上升，虽然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还是中等，但从经济的增量以及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角度看，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日益扩大。据世界银行的统计资料显示，从 1980 年至 2000 年的 20 年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 GDP（以购买力平价衡量）增长的贡献率年均均为 14%，仅次于美国的 20.7%。中国的国际贸易增长对世界贸易的贡献率是 4.7%，仅次于美国的 14.4% 和日本的 6.9%。此外，中国在粮食、石油等大宗产品以及初级工业制造品的进出口增长的贡献率上都占据了重要位置。

作为经济增量“超级大国”的中国，依其相当于世界平均增长率 2.4 倍的增长潜能，中国经济总量将在近年内超过法国，近几年内超过英国和德国，20 年后在经济总量赶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任何人在考虑中国未来的战略与政策选择时，都不应该忽视这些历史性的变化和远景，都不应该忽视人类这些最重要的趋势。

今天的中国已无可避免全方位地产生了世界影响，思考我们的石油问题，必须从各个角落和各种途径来探讨。

在全球化条件下，一国的能源安全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它也是一个政治和军事问题；它不仅与国内供求矛盾及对外依存度相联系，同时它还与该国对世界资源丰富地区的外交和军事影响力相联系。由于石油问题事关重大，往往引起周边国家的猜疑，作为一个迅速发展的政治经济大国，我国大量进口石油将不可避免地改变原有的世界石油消费结构，从而对国内外石油市场及相关的政治经济格局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美国、日本及亚太地区的一些新兴经济体已经对我国大量进口石油表示出了某种程度的担心。由于大量进口石油，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的剧烈波动将必然传递到国内，从而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经济会越来越与世界经济接轨，相应地，中国的石油市场必将成为世界石油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

世界石油安全形势的任何变化都会对中国的石油安全造成连锁反应，从而影响到中国的国家安全。随着每年石油进口量的增加，中国极易受到全球原油价格变化、中东地区战争威胁和脆弱的海上航线的影响。一旦出现国际市场供应中断或价格飙升，中国经济、社会、国防均会受到较大冲击。

美国的著名智囊库兰德公司 2001 年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基于对中国原油基地位置以及中国原油储备的研究 与其他大国不同，中国的几个主要原油基地并不是在纵深，而是分布在我们的北方打击半径内。由于中国的忽视，中国的几个主要原油基地都缺乏防空。因此，我们仅以在完成第一轮空中打击并取得初步空中优势后，集中力量突袭中国大庆、胜利等主要原油基地，即可彻底摧毁中国的原油生产。由于中国原油储备极少，通向西亚的石油管道尚未铺成，海上交通又控制在我们手中，中国将陷入能源危机。随着时间延伸，中国的各种油料越来越少，即使勉强保住军队油料需要，其他经济活动也不得不停止，社会陷入动乱。中国是很大，人口众多，这是他们用来对付我们打击的优势。但我们的战略就是要让地大人多反而变为他们的缺点。利用巨大的原油需求将他们逼人困境”。

4. 全球化时代中国的能源与海洋

部署一打舰只在一定时刻比掌握一打可以废止的贸易协定更有价值。

——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

英国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在《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一书中指出，在清朝道光年间（1821 - 1851），中国经济 GNP 总值在世界 GNP 总值中的比重仍位于世界之首，高于整个欧洲 GNP 的总和，而从 1700 - 1820 年间中国 GNP 总值的增长率也远高于日本和欧洲。然而，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屈辱的被战败的历史。

关于这一点，1963 年 9 月，毛泽东在修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一文中写道：“从 19 世纪 40 年代起，到 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共计 105 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中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中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

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文化、财富都成为一纸空谈，只有强有力的武装力量才能保障国家的安全。而对于大清国而言，只有拥有了强大的海军力量才能够保障边境线的安全，没有海军即使北京城也处在列强的炮火下。大不列颠的海军在东海上节节胜利，他们利用海上作战的机动性，一直打到了天津，直逼北京。海权的优势使大清国数万精兵强将形同虚设，强大的陆军和骑兵沦为英国人的笑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被外敌成功地从海上入侵，中国人第一次感到了万里长城也无法抵御的威胁，中国人第一次明白了海洋对国家的意义。从此，我们开始了铸造中国“海上长城”的万里长征之路。

国内学者张文木在《经济全球化与海权》一文中曾比喻到，国家的成长与就像一个人身体的成长发育直至成熟的过程。大家看看我们身体的构造吧：身体肌肉和神经所到之处，骨头必然延伸到相应的地方。坚硬的骨头、牙齿、指甲象征着国家的军队，敏感的神经代表国家的经济，肌肉是则象征着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所有这些连在一起才能构成国家走向世界的肌体。美国就

是如此，它的四肢伸到世界，它的毛细血管伸向世界各个角落，它像吸血虫一样将世界大量的财富都顺着这些管道吸回美国本土。然而那支撑这些毛细管道的是什么呢？是坚硬的骨头，是强大的美利坚军队，走在最前面的是强大的美国海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不能单纯地认为，只要国家 GDP 能够不断发展甚至处于领先地位就会万事大吉，这与胖并不是人健康与强壮的标志一样。豺狼虎豹为什么能在自然界存在数千万年而不衰？灵活的身体，尖利的爪牙，强壮的骨架使得它们能蹦能跳能咬，这就是自然界生存的法则。在国际社会，无论国际法多么公正，如果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配合往往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中国在经历了多次社会革命的洗礼后，在经历了计划经济时代后，终于开始了它第二次的飞跃。当年的计划经济铸造了新中国顽强的钢筋铁骨，新中国在一穷二白三封锁的基础上建立了让世人瞩目的工业体系，为国民经济和现代国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打通全身的神经脉络，让身体各关节正常和自然循环，各部分正常“营养”交换。而实现这一任务的手段就是市场经济。提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邓小平对中国最伟大的贡献，市场经济提高了生产力，此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便不可分割并越来越紧密。

现代工业社会的生产发展中，资源与资源消耗的问题已经占据了重要位置。中国经济发展直到今天，才发现这种资源内耗型模式已走到了尽头。生产力的良性发展应该是生产力在发展的同时，资源消耗在下降。我们现在是生产力往上走，资源消耗也是往上走，同步走，甚至更快，这种发展模式已给我们造成生态破坏。我们现在是在靠资源支撑生产力，这并不是正常的经济发展方式。我们现在所需石油已有三分之一靠进口，美国几乎一半靠海外的石油来供应，但我们对海外石油进口线的保护几乎无能为

力，这对当代中国来说是致命的，因为当代中国已将自己的部分命运（即市场和资源）托付给了世界。

美国人的危机观念跟中国人不同。能源供给一旦出现一点问题就会引发全社会的震荡，比如 1973 年震惊世界的石油危机。2001 年初，加利福尼亚发生民用电大停电事故，如同地震一般影响了全美国。但在我们中国要是民用停一会儿电，一般来说老百姓都不会当回事。设想一下，如果将来我们的高速公路都已经成体系了，但却因能源供给不足、石油紧缺而油价暴涨，这就会严重冲击中国的汽车市场继而汽车产业，而高速公路只能躺在那儿晒太阳了。

中国的地理环境有一个东接财源西接能源的特点。东部接着海外市场，西部接着世界石油宝库。然而阿富汗战争后，我们在中亚的影响力大为削弱。在目前中国海上控制力不足的情况下，如何走出国门参与竞争呢？如果没有军事自卫能力，尤其海上自卫能力，我们就不能保证我们合同协议的有效性。自从西方世界开始商业革命以来，海军对于贸易的保护作用从来就没有变过，在今天的世界依然如此。

当经济发展起来后，我们由此才发现中国国防也需要有一个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大变革。打赢未来的战争不能再指望“诱敌深入”的战术。现在我们整个东部地区已接近现代化水平，成了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动力所在。这时再诱敌深入，即使最后战争取胜，作为国家存在的核心能力将会受到很大损失。中国有没有伟大的未来取决于中国能不能有效控制海洋，能不能拥有一支驰骋大洋的威武之师。

5. 中国的海外能源利益

美国必须遏制潜在竞争者觊觎较大的区域或全球作用，防止他们挑战我们的领导地位，或试图推翻已经确立的政治或经济秩序。

——克里斯托弗·莱恩（美国国防部顾问）：《世界政策杂志》

1997 秋季号

中国人常讲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但是在今天，关门打狗的结果只能是一败涂地。

我们不仅要吃着碗里的，更要盯着锅里的。

从 1985 年中国石油生产达到 1.2 亿吨以来，中国获得了石油生产大国的地位，但同时，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也跨入了石油消费大国的行列。中国人均能源可采储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0 年人均石油可采储量只有 2.6 吨，人均天然气可采储量 1074 立方米，人均煤炭可采储量 90 吨，分别为世界平均值的 11.1%、4.3% 和 55.4%。

从能源利用效率来看，中国单位产品的能耗水平较高。2001 年，中国终端能源用户能源消费的支出为 1.25 万亿元，占 GDP 总量的比例为 13% 而美国仅为 7%。中国单位产品的能耗水平较高，目前 8 个高耗能行业的单位产品能耗平均比世界先进水平高 47%，而这 8 个行业的能源消费占工业部门能源消费总量的 73%。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能源消费国。据中国石化高级副总裁牟书令介绍，未来 20 年，中国石油天然气需求增长较快，预计到 2020 年，中国石油需求量为 4 亿吨，年均递增 12%。天然气消